

## ◆风物长情

## 霜青菜

谢光明

“笃笃笃。”

一大早，兰递来一袋青菜，跟着她来的还有一股清晨的寒气。她眉毛和发梢挂着水珠，嘴里哈着热气说，“给你一点青菜”，然后转身就走，“我上班去了。”我打开模糊的窗户，看着兰风尘仆仆地消失在人群里。窗玻璃上挂了一层霜，楼下住户阳台的雨棚上也铺着一层浅浅的白霜。

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”每每都到温庭筠的《商山早行》，我就会想起商山板桥下的河边应该有几个菜园，菜园里的青菜正披着一层白霜。当然，诗人笔下的商山在陕西商洛，兰家的商山在皖南休宁。她送我的青菜产自她家菜园，不打农药，不施化肥，没有大棚的遮拦，经受风雨霜露，亲近和暖阳，在天底下自由生长。我说，这青菜简直就是特供，尤其是霜打过的青菜，除了具有农家菜的真味与安全，更多了软糯与甘甜的味道。一直记得小时候的冬天，快要下雪了，父亲就提前去菜园弄来一大筐青菜萝卜。倘若忘记了，父亲雪后就拿一把锄头，去菜园里扒开白雪，挖出青菜。青菜白雪，又冷又热的烟火记忆。

俗话说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事实是上至星级酒店，下至寻常百姓家，青菜乃是人人所爱。“青菜青丝白玉盘，西湖回首忆临安”，青菜最美的时刻，是它刚出锅时躺在白瓷盘里，披着油色的光泽，青玉般惹人怜爱，讨人欢喜，甚至都不忍心吃掉它。兰的青菜是她婆婆种的，她自己在市区上班，没太多时间种菜。兰20岁结婚，丈夫在市区工地做大工，婚后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女儿5岁那年，工地脚手架倒塌，丈夫不幸遇难。悲痛归悲痛，生活还得继续，几年后经人介绍，兰与一个男子成了新家。不曾想，该男子有严重的暴力倾向，三番五次忍耐之后，兰最后带着女儿逃离了新家。那以后，兰不再接触男人，只跟着公公婆婆一起生活。前年，公公去世，婆婆身体不好，心脏病经常发作，都是兰带她去的医院。兰每天早上去市区上班，下班后赶回家陪女儿，照顾婆



黄国 洪昕 摄

## ◆江湖脸谱

## 绣娘

艾红

绣娘又瞒着女儿到早市去卖窗花了。说是卖，不如说是送。早市很热闹，人流熙熙攘攘，偶尔还会听到乡音，让绣娘兴奋。

绣娘有一双巧手，剪的猫呀狗呀栩栩如生，剪的男人女人惟妙惟肖。不管是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水里游的，在她的手里都会轻巧灵动，村里人都称她为“绣娘”。把窗花摆在地上，那火红的颜色，像年在招手，吸引了上了年岁的老人，好奇心的小孩。

“有没有龙凤呈祥的窗花？”一位中年妇女面带春风。“是孩子结婚用吗？你明天来吧，我还在这里。”

一群孩子围着花鸟鱼虫、小动物的窗花，我要大公鸡，我要小狗狗，我要鱼鱼，我要猴子捞月。一对小夫妻看到大红的窗花，喜不自禁。绣娘拿出《麒麟送子》窗花，两人满意得连声称赞。绣娘特别高兴，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小山村，回到

婆。来回的路上，骑电瓶车要花两个小时。兰喜欢读书，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写写画画，在各地报刊发表一些散文。文字异常唯美，读来暖心。

我数次帮兰介绍诚实可靠的男子，都被她拒绝了。她说自己并不是偏执，没有歧视男人，更没有怀疑世间美好爱情和婚姻，只是她习惯了单身妈妈，习惯了跟公公婆婆一起生活。她觉得这种生活挺好的，并没有忧愁和遗憾。农村地多，周末有空，兰就跟婆婆一起种种菜。秋后的菜园，一畦畦的都是青菜和萝卜。这么多青菜吃不完，婆婆就将青菜晒干，切碎，做成梅干菜和腌菜，连青菜头都利用起来做成榨菜，味道可口，十分下饭。

据说南方一位家庭主妇冬天到北方生活，在菜市场挑三拣四只买了一小把青菜，还剥掉外面那一片叶子，被摊贩打了一顿。北方人买青菜是一袋一袋买的，哪像南方人这么挑剔。我有时候去郊区乡镇集市买菜，那些摆地摊的老人，确实不在乎秤，只有多不会少，你说称平了，他们干脆给你一颗青菜。我想，兰的婆婆也是这样的。青菜浑身都是宝，霜打过的青菜少了苦涩，多了甘甜。霜对于青菜，就像糖之于咖啡。我想人生亦当如此，不管经历多少生活的苦难，都要怀有一颗恬适的心面向世界。

“白鱼青菜桃花饭，不识忧愁过一生。”农村阡陌野外，经常可以看见一两颗自身自长的青菜。老人会告诉我们，野外的青菜是老天爷种的，不能剥回家。到了春天，这些野外的青菜白顾开着黄的菜花，无忧无虑，异常美丽。

## ◆纸短情长

## 父爱“如山”

墨梅

有时候，父爱也是一种负担。航子对父亲老师如是说。航子的母亲小美也曾说，老师本开明，遇到航子的事儿，就闹腾。

快开学了，航子想起同寝室的都叫自己瓷娃娃，很是委屈。她很想独自经历风雨，可每次风雨来临，老师都会为他举把伞。

机会终于来了，航子决定就从这次返校开始，摆脱老师。老师架不住航子的缠磨，勉强同意让航子单独返校。航子高兴得摩拳擦掌，很快在网上订好了高铁票。

宽阔气派的高铁广场，瓷砖铺地。航子拉着两个行李箱在平坦的广场上稳稳当地向前走。她吸气，又呼出去，如小鸟一般欢快。

航子回头看老师，脑海里开始泛滥。老师一大早就从单位回家，亲自拖两个行李箱下楼，弯腰把两个箱子装进汽车里，早已气喘吁吁。他对航子说：“闺女啊，你还是把票退了吧，我开车送你去学校，箱子太重了。”“老爸，没事的，你放心吧！我都二十了，二十。”航子伸出两个手指比划着，“何况你开车把我送学校，连大门都进不去，两个箱子不还得我亲自提到寝室去！”老师转身对小美说：“要不，再买两张票，咱俩一起坐高铁送她去。”小美很平静地回答：“孩子如小鸟，羽翼丰满，就该放手。”“可她没长羽毛啊！”老师抢白道。

航子向老师招招手，欢快地向高铁站入口走去，小鸟出笼一般。老师喊她停下。小美见老师径直去了售票处就给航子使眼色。航子会意，去追赶老爸。

售票处，老师跟售票员正较真。“为什么没有票，你们不应该卖完呢！”

“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卖完呢？”售票员在跟他争执。

航子赶过来，拉着老师说：“爸，看你说的都是啥话呀！如果不是我亲耳听见，我根本不相信这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。”

“闺女，买不来两张车票，我和你妈没法坐高铁送你，你把你的车票退了，我开车送你去。”航子拉着老师往外走，老师挣脱航子的手，转身在售票窗口，使劲捶了一拳头。他一边甩着发疼的手，一边嘟囔着，“服务态度一点不好，什么态度！买两张车票都没有。”航子强行把老师拽出售票处。老师还在嘟囔，非得让闺女退票。航子硬拽着老师出了售票处。

小美已经把行李箱推到了安检口，看到他们父女回来，抿着嘴笑，她拍了拍老师的肩膀，“老同志，别闹了，一遇到闺女的事，你神经就不正常，航子既然说能行，你就相信她吧。”小美劝他说。老师还是拽着闺女非要去退票。

航子拗不过老师，心里有点烦躁。她朝着老师大声嚷嚷，“有父爱真是一种负担。”“负担就负担，反正你自己走我不放心。”“我都二十了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。”父女的吵吵声招来了一个工作人员，她走过来，问明情况，“噗嗤”一声笑了。一阵好言相劝，老师还是吵吵着要闺女退票。好话说尽，老师才同意让航子一个人坐高铁返校。

航子真的要一个人走了。老师想对闺女再交代几句，可喉咙里似乎生了好多痰。他张了张嘴，一个字都没吐出来。航子拉起行李箱，去安检。“闺女，你回来。”老师叫住航子。从航子衣服上捏下一根断发，看了看，缠在指头上，取下，装进烟盒，揣到怀里。航子的心突然被这根头发牵扯了一下，微微地疼。

航子安检完毕，拉着两个箱子去候车室，回头一看，老师在向她招手。航子拉着箱子回头走，老师隔空投过去一个沃柑。沃柑走抛线，“啪”一声落到航子面前。“闺女，路上吃，别渴着。”航子捡起沃柑，眼里玉液外溢，不敢再回头看老师。工作人员跑过来，批评老师。有东西可以让工作人员递过去，不能这样扔东西，有监控的。老师嘴里说着下不为例，等工作人员一转身，他就开始嘟囔，我是给闺女扔水果，又不是扔炸弹！

